

阅读流行系列



搞笑

幽默文化史



A CULTURAL HISTORY

OF HUMOUR

〔荷〕简·布雷默 赫尔曼·茹登伯格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阅读流行系列



搞

笑

——幽默文化史

[荷]简·布雷默 赫尔曼·茹登伯格 编
北 塔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阅读流行系列



搞笑 幽默文化史

A CULTURAL HISTORY OF HUMOUR

〔荷〕

简·布雷默

赫尔曼·茹登伯格 编

北塔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搞笑——幽默文化史/[荷]简·布雷默, 赫尔曼·茹登伯格编; 北塔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11

(阅读流行系列)

ISBN 7-80149-574-8

I. 搞… II. ①简… ②赫… ③北… III. 笑话 - 文学研究 - 世界 IV. I1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912 号

·阅读流行系列·

搞笑——幽默文化史



编者: [荷] 简·布雷默 赫尔曼·茹登伯格

译者: 北塔等

责任编辑: 杨雁斌 严波

责任校对: 尤静

版式设计: 辛诤

责任印制: 同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美通印刷厂

成品尺寸: 203×150 毫米

印张: 16

字数: 206 千字

版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574-8/B·098 定价: 29.0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1-3531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纪念爱尔芙蕾德·莫塞-拉丝
(1926~1993)

译者序

本书是一部史论集，以史为主，以论为辅。前者是由古希腊到现代的关于幽默之流变的勾勒，后者是关于幽默的词源学、语义学、社会学和美学诸方面的探讨，尤其以《巴赫金及其狂欢理论》为量。巴赫金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关于以拉伯雷为首席代表的中世纪文学的研究极富革命性，他说中世纪人民的幽默追求是对黑暗而残酷的专制统治的抗议和颠覆。这样的阐述本身具有颠覆意义，使我们以往对中世纪意识形态的种种印象和认识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本书虽然是论文集，有着大量严谨而详实的文献征考，显示着当今最高的学术水准；位其文笔流畅、生动犹如随笔，穿插着许多的故事或故事的片段，既让人舒眉解疑，又让人捧腹解颐。

本书其实是一部欧洲幽默文化史。事实上，各



个民族都有对幽默的爱好和追求。我倒是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有美洲、非洲、澳洲和亚洲的关于幽默的系统性著作出现；我更希望能读到中国学者的个人专著或多人合著的关于幽默在中国的历史。

本书由于是多人合著，又由于这些学者不仅文风不同，而且来自不同的文化和母语背景；所以给我们的翻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当我们硬着头皮啃完这块硬骨头，在舒气之际，不免有这样的遗憾：由于我们对古希腊语、拉丁语、荷兰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有所知甚少，再加上时间有限，来不及一一请教词典和专家，所以忍痛割除了不少这些语种的表达，尤其是注解。但愿读者能看我们的坦白的份上，宽容这一遗珠之憾。

本书翻译分工如下：柳君丽女士译第五章，许子艳女士译第六章，陈晋家先生译第七章，其余诸章乃本人所译，最后由本人统稿。各位译者各显文风，各负文责。除了要感谢他们这几位好友的合作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胡增才先生的无私帮助。

北 塔

2001年9月1日

匆匆于京郊南湖渠

前言

自远古时代起，就有人从许多不同的角度研究幽默，不过，对这一主题咀嚼最多的，还是历史学家。此间有一个传统，即历史上关于幽默的研究文章，都是由文学史专家和人种学家撰写的，他们力图将目光集中在种类、类型、主旨以及文学传统等方面的问题。只是到了今天，历史学家才把幽默看成钥匙，凭借它去解读过去时代的文化符码和文化感受，这样他们才对幽默本身也产生了兴趣。在文学史和人种学领域，对幽默的兴趣已经得到了发展，并且还在与日俱增，这拓宽了专家们的文化视角，同时似乎也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得我们能组织起一场关于幽默的专题研讨会。与会者不仅有历史学家，还有艺术史、文学史、古典文学、人种学以及人类学方面的专家。此次研讨会于1994年1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召开，会议结果让大家极为兴



奋。

我们感谢所有那些使这次研讨会得以举行的人。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神学与宗教科学学会以及阿姆斯特丹的 P.J. 迈和腾学院对本研讨会给予了慷慨的支持。我们的朋友简·加斯特慷慨馈赠，解决了印制插图的费用，以前他还帮助我们收集过有关笑的资料。在帮助我们界定研讨范围方面，彼得·伯克和约翰·沃伯克莫斯二人给予了无价的建议和热情帮助。雅普·封·马乐教授是 P.J. 迈和腾学院的院长，他的鼓励以及本雅明·布雷默、路第·昆塞尔、约翰尼斯·科尔夫、肯·道顿等人的帮助，也使我们获益匪浅。肯·道顿、杰尼芙·季莲，以及托马斯·迈克雷特一接到通知，就以娴熟的技巧润色了本书的英语译本。在本书的整个编辑过程中，安娜贝尔·穆迪给予了很多的帮助。我们也要对爱乐娜·古雷维西博士表示谢意，因为她一路陪伴乃父来到了阿姆斯特丹。

最后，我们要感谢与会者的热情和兴致。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向读者奉献这本论文集，里面的文章都是关于过去时代生活的激动人心的研究。本书的题词是对德国人类学家爱尔芙蕾德·莫塞－拉丝的纪念，她因为病重而未能莅临会场；她对德国近代早期幽默曾做过精彩的研究，这一研究对于我们大家都有启发意义。

引子：幽默及其历史

简·布雷默 赫尔曼·茹登伯格

什么是幽默？在本书的题目中，我们是在最广泛、最中立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这使之能够涵盖形形色色的幽默行为：从格言到首音误置，^①从现实生活中的玩笑到双关语，从笑剧到恶作剧。换句话说，我们把幽默看成任何形态的信息——这些信息是通过行为、话语、文字、形象以及音乐等得到传输的——其目的是逗人笑，或者微笑，或者大笑。这一定义不仅使我们的考察范围延伸到了上古、中世纪以及早期近代的发轫期，还使一系列有趣的问题摆放在了文化史专家们的面前：是谁给谁传输

① 这种修辞手法是指将两个或更多的词的第一个音节误置，从而造成滑稽的效果；如把 sons of toils（卖苦力的儿子们）误置为 tons of soil（大量的泥土），再如把 spears and arrows（矛与箭）误置为 ears and sparrows（耳朵与麻雀）。



幽默的？传输的是什么样的幽默？是通过何种方式传输的？在何时何地传输？

严格地说，“幽默”这一概念是比较新颖的。^①它的近代意义是在 1682 年的英国首次得到明证的；在此之前，它往往指精神的属性或脾性。夏夫兹伯里爵士于 1709 年写下了名文《感知的联系：论笑话和幽默中的自由》。他在近代读者熟悉的意义上使用幽默一词，这是最早的关于近代幽默的文章之一。正如《简明牛津词典》所定义的，近代幽默被概括为“戏谑、戏剧性”，并被认为是“比起才智来，少了些识见，多了些同情”。形成对照的是，伏尔泰提出了幽默的法国起源。他宣称，在新近的英语中，幽默的意思是“平淡自然”，它来源于法语中的“humeur”一词，高乃依曾在他的早期喜剧中使用过这个词。^②伏尔泰是正确的，英语中的“humour”一词本来就是从法语中派生出来的，指的是人体中四种主要的液体之一（血液、吐沫、胆汁、黑胆汁）；但是，近代英语中的“幽默”是否来自法语，这是相当让人怀疑的。事实上，从 1725 年以后，法国人

① 关于“幽默”这个术语的权威研究应属 F. 伯登司伯格，见《文学史研究》（巴黎，1907 年），第 176～222 页。

② 《伏尔泰全集》，莫阡编（54 卷本，巴黎，1877～1885 年），第 19 卷，第 552～554 页（选自《百科全书问题》）。我们万分感谢罗伯特·迈克奈米博士，他供职于伏尔泰基金会，曾帮助我们校正取自伏尔泰的引文。

一致认为，“幽默”是从英语中借来的——对于这种用法，伏尔泰当然是见证人——尽管不是直接的见证人。^① 直到 1862 年，维克多·雨果还在谈论“那种英国人叫做‘幽默’的东西”；只是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早期，有些法国人才开始用法语的发音规则来念这个词。^②

在其他国家，我们也可以追溯到这个术语的类似的发展情况。在 1765 年的荷兰共和国，人们仍然把英国的幽默看成是某种“英国人只在自己的岛上才会发现的东西”。^③ 在德国，正如莱辛所清楚陈述的，幽默这个词也是来自英国的“舶来品”。事实上，他最初把“humour”翻译成了“脾性”（laune），他是在更早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不过，他后来自己作了修正。^④ 德国作家布仑戴尔较早地写出约色夫·海顿的传记；到了 1810 年，他还指出：“某种无邪的恶作剧意识或者英国人所谓的‘幽默’，一直是

① 封·沃特伯格：《沃特伯格法语源学》，第 4 卷，第 514 页，巴塞尔，1952 年。

② 雨果：《悲惨世界》，第 1 卷，第 800 页，巴黎，1862 年；里特雷编：《法语词典》，4 卷本，巴黎，1873～1874 年。

③ 贝勒·凡·祖伊伦在给她兄弟的一封信中，描述了她跟英国将军艾略特及其夫人的交往情况，这位将军后来被封为石楠地爵士。

④ C.G. 莱辛：《全集》，K. 拉曼编（13 卷本，柏林，1938～1940 年），卷 4，第 399 页和卷 7，第 414 页。



这位作曲家的性格的主要特征之一。”^①

但是，一个新术语一开始被人们提及时，并不总是暗示着一种新现象的兴起；德语中的“机智故事”（Witz）或荷兰语中的“拖把”（mop）就是这样的两个例子。这两个术语出现得相对比较晚，而它们所描写的现象则出现得早得多。在17世纪，这样的描述已经出现；但是，“笑话”是在18世纪末才开始出现的，而与它相对应的“mop”则要到19世纪末才开始出现。这些例子也显示出，诸如笑话、打诨或吹牛等特定的术语都有其自身的历史，相互之间相距甚远，可能比通常人们所意识到的还要远。

幽默和其他所有具有幽默性质的术语都是从远古传下来的，或者是在后来的时代中杜撰出来的；它们在概念上都有曲折变化的历史轨迹，弄清楚这些轨迹是很有意思的。“幽默的民族形式”这一问题作为这样一种追踪研究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拿来说一说。^② 比如，幽默到底指什么？在罗伯特的标准的法语词典中，它被定义为“精神的一种形式”。这种民族形式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趋向，它否认其他

① 此处引文取自阿尔弗雷德·布伦戴尔的一篇精美的随笔《古典音乐一定要彻底严肃吗？》，见他的《出声的音乐：随笔、演讲、采访、回想集》（伦敦，1990年），第12～53页，尤其是第14页。

② 本主题另有开掘，见A. 奇夫编：《幽默的民族形式》（纽约，1988年）。

民族的幽默感，如在安德雷·莫罗瓦的一部小说中，一个人物宣称，德国人发动世界大战，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幽默感。^①

尽管幽默能逗人笑，但并不是所有能逗人笑的都是幽默的结果。笑可能是用来威胁别人的，实际上，人种学家早就委婉地指出，笑起源于侵略者作恶时的露牙。另一方面，幽默和与之相对应的笑也可能让人产生如释重负之感。我们都知道，一句幽默的话能够一下子就化解一个紧张的局面。说得更加宽泛些，在狂欢节和能够与之媲美的其他节日里，尽管我们往往用比较低度的，而不是高度的幽默，但幽默确实能够在瞬息之间化解僵硬的社会规范——要知道，在平常我们都不得不遵循这些规范。在入选本书的文章中，雅克·勒·果夫关注的是：直到现在，在各种各样的词汇、概念和玩笑活动中，还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意見。考虑到这种多样性的情况，我们对此一点都不觉得惊诧。

学者们当然竭尽全力想找到一致的意见。从弗洛伊德到伯格森到玛丽·道格拉斯，心理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一直努力要发现一种理论，一种关于幽默和玩笑的面面俱到的理论。^②所有这些努力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即他们默许这样一种

① A. 莫罗瓦。

② 欲知各种各样的标题，请看本书最后的文献目录。



假设：世间存在着某种跨文化的、反历史的东西。尽管如此，玩笑正如幽默，是一种在文化上受到界定的现象。正如亨克·德里森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所指出的，田野调查工作的经验有力地证实了全人类的喜剧表情的丰富性：有些部落笑得很轻松，但据说另外一些则很阴沉、严肃。在欧洲历史上，也能找到类似的多样性：古代盎格鲁-撒克逊人发现大笑着滚过地板是很正常的，而近代人常常用文明的“咯咯”的笑声来表示他们对幽默故事的欣赏。^①

直到现在，学者们对幽默的关注通常集中在文学作品或民间故事上，典型的例子是研究从早期近代以来包括莎士比亚著作中或俏皮话书籍中的幽默。更加有趣的是，正如在人种学家或文学史学家编撰的主题索引中的分类所显示的，这些研究企图把幽默文本的内容与特定的文学传统或文学类型或主题联系起来。不幸的是，在这些研究中，极少有人明确地将文本放置在某种集团或文化中，而正是在集团或文化中，文本才得以流通。本书作者的目的在于幽默的更加广泛的应用。他们对幽默的兴趣表现在不同的方面，把幽默看成钥匙，有助于理解某种特定的文化（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19世纪的德国）、某种特定的宗教（如早期或宗教改革后的基

① G. 布莱彻、M. 道格拉斯的《暧昧的意义》（伦敦，1975年），第83～89页。

督教)，或者特定的行业团体（如安度瓦那·德·芭艾格研究过的政客的笑）。这种多样性表明，他们的资料来源比通常人们所认为的要广泛得多——从哲学家到演说家，从教堂神甫到市民手册，从实际生活中的玩笑到笑话书，从政府档案到私人日记，从绘画到逸闻——本论文集的作者们通过采用罕见的或极少有人利用的材料，在文化史领域打开了一片新的景观。并不是所有可用的材料都已被用完：贝多芬《多变的第阿贝里》中的情人们，伊伏斯的歌曲或者里盖狄的《历险记》及《新历险记》，都会让听众一下子就注意到这些音乐中缺乏幽默感。在都柏林的威力法院中，有一个长得像胡椒粉罐头似的愚人像，而欣赏它的观众会顾虑到真正建筑艺术的缺席。玛丽·李·唐森德研究了讽刺杂志，当然，像她这样的研究只显示了冰山的尖顶。只要提及《妙语》、《私人观点》或《民族讽刺》等报刊，就强烈地意味着：也许在这方面，它们拓宽了更多的研究领域，比大多数历史学家想要拓宽的更多。

系统性的幽默研究开始于对远古时代幽默的研究。不幸的是，对远古时代的幽默理论不大可能进行满意的追溯，因为亚里士多德集中讨论喜剧的《诗学》第2卷已经遗逸了，而且无法挽回。在安伯托的《玫瑰之名》中，他对喜剧主题进行了精彩纷呈的探讨——正如他的学生泰奥夫拉斯度所写的《论喜剧》和《论滑稽》（残片709~710）。亚里士多

